

三怡堂叢書

紫山大全集

五九

三
卷
第
一
冊

第
一
冊

第
一
冊

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三

三怡堂叢書

元 胡祇遹 撰

雜著

縣政要式

置軍民站匠諸色戶計各鄉保村莊丁口產業鼠尾簿一
扇各戶留空紙一面于後凡丁口死亡或成丁或產業孳
畜增添消乏社長隨即報官于各戶下令掌簿吏人即便
標注凡遇差發絲銀稅糧夫役車牛造作起發當軍檢點
簿籍照各家即日今增損氣力分數科攤不偏枯不重并
使奸吏不能欺謾至於土田婚姻驅良頭疋債負一切詞

訟一一憑籍照勘此籍如一縣之大圓明鏡物來卽應妍
醜莫逃續有分房析居復業還俗于驅爲良等戶亦依上
標附又置交參分外來寄居別撥下諸雜戶計簿一扇以
備互相爭訟二簿一一從實無得漏落包套隣佑王首社
長互相保結不實者罪之各村荒閑官地及牧馬營盤亦
抑于各村下標注此籍既定別寫一扇申州申府頓放互
相照勘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此人臣之常分也主爾忘
身公爾忘私國而忘家志在于立功樹名富貴不萌于心
此人臣之常職也卽今觀之上自執政下及州縣以培克
聚斂爲通才以苞苴邀結爲得計不究已之才不才甫霑

一命卽望台司金玉滿堂愈懷氣肯出憂國之一言衆指
以爲妖訛舉愛民之一事咸疾以爲狂妄虛文具于督責
實效墮于杳茫敗事者無罪成算者無功廉公謹勅者反
謂之好名贓污賊蠹者反謂之才幹駟僇曳青紫倡優佩
章印奪攘矯虔布滿中外長舌刺口變是爲非婢膝奴顏
進堦增秩甚至鬻女而貨妻奚啻吮癰而舐痔言語煦煦
相取下戈戟伏于中心同仕數年再相遇則白眼若不相
識小人同惡相濟結爲朋黨此千古之長情也今則不然
相誓指天日非誠也刺血爲盟言非誠也握手出肺肝非
誠也出妻見子非誠也升堂拜父母非誠也通才納賄非

誠也面譽而背非朝諾而夕畔雖蛇蝎虎狼不食其類乃甘心而忍爲雖鬼蜮優倡不欺其徒乃面謾而無耻詭譎不測變詐無窮人心之惡一至於此內外同風不以爲怪不惟僚屬朋友之若是子焉而訐其父弟焉而訴其兄妻妾訟夫主奴隸誣長上天道人倫悖逆斲喪瀰漫壞爛一至於此于所厚者薄有此理歟有識者坐視而不可救固當緘口結舌亦安得不爲之寒心哉聖人知民生之有欲不可不爲之防故因其性之固有使人共受禮樂教化之功也聖人身行政人倫亦正恐遠方遐域不能見聞立五服公侯伯子男設庠序學校以訓誨教養之薰陶以詩書

禮樂以成德焉教而不從董之以威刑政是也刑者救惡
于已然兵亦刑也誅其長惡不悛者也後世救時宰相謀
不及此事至而不爲之備患生而不爲之防不能積九年
之蓄而爲救荒開廩勸糶之法不能使比屋可封故屢立
不孝不悌不睦之刑不能使風俗朴素樂于務本故有抑
游惰重商稅賤倡優雜類之政不能定立田制一夫百畝
故有限公私田之制不能使民不爲非故有警夜巡捕之
禁不能使死徙無出鄉重祖先邱隴故有招誘捕捉殍人
親戚隣里之刑陵夷至於近世苟且弊政又不能行事至
物來專以刻薄督責爲言逼迫威虐爲務示已之才陷人

于罪歸功于已嫁禍于人欺天罔上具文無實交結權貴
增秩遷官諂媚士夫沽名釣譽民困瘁而不恤憂私財之
不足致紊亂而反喜得縱恣而爲奸加之常憲寬弘惡不
必罰善不必褒以不公之毀譽定人才之黜陟以風聞之
是非爲功過之實迹苟且滅裂貪汚日甚一日具曰予聖
孰知烏之雌雄正謂今日移謀本司遍行所屬照條畫節
文百姓不得越訴諸衙門各有分限不得受越訴推原立
法本意司縣者親民之官日與小民相親情僞易見不能
欺蔽責任不可不專不專則怠惰推遞紛亂繁冗久不能
決故罪有五十七以下司縣決之小民所爭訟不過婚

姻債負良賤土田房舍牛馬鬪毆而已所犯若無重罪司
縣皆當取決不合申州申府申總府申提刑司卽今司縣
官吏貪邪每遇上項本職合斷事理于元告人被論人處
兩下受訖賄賂或瞻狗囑託或畏避形勢欲從正歸結則
恐倒錢告訐欲從邪處斷則恐提刑司照刷兼負冤者不
肯准服所以申州申府一解釋怨謗二洗雪已過嫁是非
于州府爲州府得此復效司縣所爲嫁是非于總府總府
復效州縣貪求厭足調發于州縣以致或爭地一畝價錢
不直數貫上下前後官吏行賕費鈔數百貫逗留七年十
年不能杜絕中間兩家隨衙諸干連人隨衙妨廢農功生

業不可計數隨衙之間呼喚不著小吏獄卒百端凌辱小
心畏法者以致飢飽勞役輕則因而成疾重則致命者往
往有之家有疾病死亡之憂而不敢離衙門者有之如此
怨苦皆原於妄申妄受當決不決擬合遍下照依條畫司
縣當決而不決妄行作疑申州中府者初犯品官罰俸司
吏核罷再犯三犯則品官解任州府總府妄申妄受者亦
如之合行移牒請照驗申臺照詳乞賜明降遵依施行

精選縣令

辦事愛民莫親於縣令縣令得人則事辦而民安舉非其
人則事不辦而民失業卽今縣令多非其材省部不務精

選兼品秩卑下州府驅委呼召殊無禮貌英俊才氣之人
視不屑爲十分爲率大半不識文墨不通案牘署銜書名
題日落筆一出於文吏之手事至物來是非緩急閉口不
能裁斷袖手不能指畫顛倒錯繆莫知其非雖有縣令與
虛位同今後擬注縣令省部試以身言書判問以治民之
方年六十以上精神才力昏耗者不可擬注身言書判不
兼全者不注省會州府不得差委職

論併州縣

州縣何爲而併也戶口寡而官吏繁民力不足以拱掎克
十羊不足以容九牧也併州縣則其便有三減祿食舒民

力一也每縣胥吏鄉司理正之徒五六十人并祗俟弓手足解不下百餘人每家歲用衣食鈔百貫舉取足於民今皆廢罷而民免蠶食之苦二也每縣又得五六十家務本趨農昔爲蠹民之害而今爲納差之戶三也其不便者二縣併則辭訟賦稅遙遠一也巡盜賊尉司勞苦二也二者不難治平解紛糾警察寇盜則委商酒務主之無致生發無令起訟賦稅遙遠則仰本縣當絲銀徵納之際各就本土置官收受無令百姓勞苦如此則併州縣實爲善政不必多論俟其戶口增息政繁事冗則量宜復置外戶口鮮少不宜立總管府者亦當合併衛輝等處是也宜立總管

府者復當合而爲一東平是也難者必曰併之則頭項有言是大不然土城邑仍舊戶口差撥仍舊各頭項所設達嚕噶齊仍舊官制禮儀旣官爲總府者不敢無故呼召凌辱州縣然則何苦而不願也兼自天恩列土以來衆統寡大臨小行之到今五六十年而無一言何獨至於今日而有言哉其實一縣也一州也強名之爲一路是蒙虛名而受實費也難者必曰併之則總府權重是又不然往日諸侯世官擅生殺禍福聚斂封植之權故一方愚民不知有朝廷之尊而知有諸侯也今之總管府有如是之權歟常賦之外不敢擅一錢流罪以上之刑一一申部五十月而

遷徙何重權之有何過慮之甚也難者必曰鄉民之情升
縣爲州則喜降州爲縣則慘然不樂是又不然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得虛美而受實禍小民之言何足恤哉難
者必曰往年辯者以減併州縣促削封疆恐爲外人所笑
是何理之言也夫所謂之促削者千里之地爲他人得其
九今也爲百里百里之地爲他人得其五今爲五十里毀
千雉之城爲百雉是所謂促削也土地如舊城郭如舊何
謂促削哉使田野不闢戶口不增雖升縣爲郡升州爲京
張夸名而無實用然則何益矣不知反爲遠人之大笑也
此皆一時蒙昧便佞之空言今已不辯而自明亦不足恤

論府州縣官

府州縣官不合一例俱年老或年幼俱識字或不識字每補一人宜照已任者何人宜老幼文武間有不合勿止問此人合作刺使止有某州刺使闕便令補上不問見任諸員何人又用此人爲同僚無乃偏枯否按察使最急當舉州府縣定功過朝廷既有五責辦集者不辦集者具一律遷轉何以懲有過勸有功而合周官六計弊吏之旨哉

民間疾苦狀

一逃戶不能復業

今日離業明日官司將拋下物業便行典賣訖

一見在戶替代逃戶差發

假令元抄十戶逃訖五六戶見在戶包當

一稅屋間架今古並無比例木植苞灰丁線已行稅訖今又稅屋甚為重併

一稅羊重并既於每羣內不計多少抽分訖羊口又行收毛收皮納稅每遇造作復於民間取要

一本場皮貨山查河泊冗事合行革罷併入稅務

一稅物不問時估止由闌頭合千人等高下價直以憑取

稅

一婚嫁之物既非買賣營利不宜收稅

一站口既當馬匹又當祇應酒食委實重併困弊

一一切和雇和買造作并不得錢近年親管官吏擅行和

買虧價十九

一社長並不益民止助貪汚官府鳩歛錢物侵剝細民合

行罷去

一府州司縣每遇祇待使客自裊褥床榻油鹽菜蔬酒肉
椀碟匙筯柴灰等物一切科斂于民使客既去諸物爲之
一空並不還主

一搖民甚多正當差戶極少當議減革

一自立監并巡行官以來不勝煩擾民竹十廢八九官竹
十損六七當罷竹監及巡行官民間許令種竹依價收稅
官竹委付土官一員掌管發賣

一巡鹽官不得擅自擾民事發之家當土官鞠問

一鹽法頗壞斤兩不足當依舊法滿足民間食鹽聽從商